

852.7
7251

霧夜

現代長篇小說叢書

劉 盛 亞

文化生活出版社

現代長篇小說叢書之十三

夜

霧

劉盛亞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初版

定價二十六元

巴金主編
現代長篇小說叢書
霧 夜

有 著 作 權

著 者

劉 盛 亞

發 行 人

吳 文 林

發 行 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
重慶民國路一四五號
漢口交通路二十四號
成都祠堂街八十四號

印 刷 者

文化生活印刷所

第一章

民國二十年六月的一個下午，北平城在烈日下晒得熱暈過去，這時有一個頭戴土製巴拿馬草帽，身穿被汗緊緊沾貼在背上的夏布汗衫褲底山京漢子牽着一個小姑娘由宣武門走出來。他一手從口袋裏掏了張大手巾拭着由帽裏向臉上流下來的汗，一手緊緊地抓着小姑娘的右手。他邁開大步子往東沿着河直往前奔。小姑娘約莫十一二歲，跟不上漢子的步子，直喘着氣，一跑一跳的。

『爹爹，還有多遠才到家呀？』小姑娘的聲音是南方的。

漢子沒有說話，拉着她一直往東去，穿過廣甸穿過前門大街，斜插進肉市，再拐進一個向南的小胡同，才把腳步放慢了。

『馬上就到，忙個甚麼勁兒！』這句話早就衝到漢子口邊，不過他又咽回去了。一直到這時候，才非本意地換了一句：『往南不多遠就到了。』

低矮的屋子漸漸稀少，一道深灰色的城牆在遠處現出來。城牆裏面很空曠，疏疏落落有幾處人家。

漢子在一株大槐樹下停了腳，抬起頭找那石級上門邊的門牌。他確定了號數不錯，才牽着小姑娘走上去。

門上的黑漆剝脫得祇剩不多幾塊了，門環也有一隻弄得不知去向。他尋找有沒有拉鈴那一類的東西，正在這時候，突外用手試着去，把門推推，居然輕輕地，啞呀地開了。屏門是打開着的，他們就跨進半鋪着陽光的當院。①漢子眼見這裏很清靜，就「哽哼」了一聲，但是却並沒有人回應。

北廊下有一顆晒垂了葉子的小樹，後邊坐着一個赤着上身乾癟得像煮茄子般的老太婆。

「嘿！借光！」②

老太婆被漢子的聲音驚醒了，有一個聲音在她喉嚨裏滾，可是又吐不出來，她發覺自己是赤着上身的，就連忙從旁邊小椅上抓起一件麻布小坎肩③穿在身上。

「借光，這兒有個姓白的嗎？」他又重複的喊了一聲。

①當院即天井，有時也稱為「院兒。」

②借光即對不起之意。

③坎肩即背心。

老太婆的聲音很勉強地從子裏爬出來；『是拉胡琴的？』她還不待漢子的回話，就扭回頭向屋子裏又嘶又低地叫了一聲：『外邊有人找！』

『誰呀？』一條細聲音從簾子縫裏擠出來，接着又伸出一個光頭。他的頭搖擺了兩下，肥胸就碰着漢子了。

『是白老板？』漢子料到了八暇地間。

『唔，唔，』那人一面應着，一面把簾子掀得更開一點，『請裏間坐，請裏間坐！』

山東大漢引着小姑娘從那兒進去了。

小姑娘在一把椅子上坐下，聽他們兩個人喝着茶說話，有時便去看看那個被人稱為『白老板』的。

白老板年紀大約有三十五六，赤着精瘦的上身，脊背略略地灣曲，肋骨一條條顯露在薄皮外。頭上剃得光光的，祇右嘴角上長了一顆生一根長毛的大黑痣。下身是一條黑綢褲，腰間繫着兩寸來寬的白布帶，腳踏青緞子千層底布鞋，腰上纏着同色的緞帶子。在他說話時，兩眼不住地在小姑娘身上轉。

『就是這件貨兒麼？』

『是，您啦。』他恭順卑下的微笑着。

白老板的眼光沒有移動，他心裏提貼着：『腿長長的，好。眼睛大大的，好，好。』接着他就想到將來怎樣的調教她，她會出落得怎樣………于是心裏又運運地誇好。

『這件貨兒費了他媽頂大的心思，從南到北，單盤纏花銷就一百帶零兒，您瞧，這手，這腳，皮子的潔白勁兒……』他早看出白老板中意了這個雛兒，①就習慣地把人販子的誇自己貨物的話流水一般的說出來。

『得，得，不用說啦，免得你們兩部勞神費力，我白小福是爽快人，咱們說一不二，就是這麼多，』他比起一根指頭。

『說一千呢，老板多賞了，一百呢，②壓根就是鬧着玩。』漢子的眉毛眼睛笑到一起：『不瞞您說，這回本錢實在下大了。俺也是個爽性人，好，賞個人情，把這件貨兒寄在老板這裏，給條借三百塊錢用用。』

白小福想了想：『這麼辦，就是二百！』

『您還在乎這個，真是，高抬貴手，俺窮小子就過去了。』人販子不自然的打着哈哈

①雛兒，在買賣人口試場合中用以稱呼年紀小的女孩子。

，『對，對，就是二百五吧，僱添五十，僱讓五十。』

小福呷了一口涼茶，他感覺這樁買賣大體已就緒了。『就這麼辦。不過還得煩您寫張字約——』小福的話還沒有說完，漢子就由口袋裏掏出一張紙來交給他。

『都寫好了，您過過眼，看還有要添的，要改的沒有？』

白小福打開疊好的賣身契約，細細地看了一遍就慢慢的摺好。『好，就算定了。可是錢都在我媳婦兒①身上，待會兒她從園子②您回來，我就把錢交給李五爺。您放心——』

『老板③取笑了，取笑了。』人販子回頭又囑咐了小姑娘幾句，才給小福打了一個千，告辭走了。

小福送走了漢子，得意地，一搖一擺的走回來：『打今兒起，你就姓白了，小心記着，別招你媽生氣，她，』他向窗外望了望，『她可厲害着啦！』

①媳婦兒，北方土語，即妻子是。

②園子，即戲院，又稱館子。

③老板乃伶人之尊稱。

這是個小小的院子，修造的時候就沒有南屋，東屋早就坍了，西屋被利用作廚房。還可以住人的就是三間半上屋。中間一間供着家神，另外有一張五色加金的觀音大士，灰塵在紙面上薄薄地拂上了一層。靠牆安放一張香几，中部放了燭台和瓦香爐，兩頭堆着幾本厚賬簿和零亂的小報。○屋中間是一張方棹子，圍着它有三張方圓不同的凳子。兩邊靠牆是兩張茶几配着四把小木椅。右邊屋子裏靠窗是個大土炕，佔據了屋子一小半，剩下的地方「川」字形安着三張牀，除此而外就祇一個小圓棹，上面放着一盞洋油燈。左邊屋子裏沒有土炕，因此就多放了一架大櫃子也不顯得很窄。靠裏牆放着牀，白小福這時正躺在上面抽大煙。櫃子後邊掛着紅布門帘，裏邊是小小的一間屋子。

白小福正吸完一口煙，就看見小姑娘從門外閃過，就喊：『進來呀！』

小姑娘紅着臉，有些害怕似的進來了。

『你會燒煙不會？』他把煙在小石片上捲着。

她張皇地搖搖頭，望着那小燈上繚繞着的青煙。

○伶人家中總供奉一張觀音。賬簿子，他們是用來抄戲詞的。小報常常登載點梨園消息，所以伶人都愛看。

小福兩眼直釘在燒成紅黃色的煙泡上，把鼻子一吸，吸地去聞那有濃香的煙味，一邊又慢慢地問：『你是那兒的人？』

小姑娘心裏在尋思，『這個人真奇怪，這麼熱的天，牀上點着燈，不出汗水？』

小福抽着煙，也沒有仔細留心小姑娘是不是回答了他的話，小姑娘是不是在他身邊。小姑娘才到這兒來，處處感到生疏，不叫她進來，她就一個人待在外間，叫她進來，她就進來了，一直站在門邊沒有動。小福的煙抽够了，才伸了個懶腰，慢慢地坐起來。這時他才又看見了她。對於這件「貨物」，剛才他就是滿意的了，這時更覺得滿意。他突然把煙杆子往盤裏叮噹一下丟下去。

『你聽過戲沒有？』

過了好一會，她才想起地說，『聽過。』

『聽過？』小福對這回答很覺滿意，又拿起小磁壺呷了一口茶。『看的是皮黃——？』他看這孩子不回答，就會意到她不懂「皮黃」兩個字，于是就改了口：『京戲，這樣唱的，』接着他就用嘴敲起鑼鼓來，他的指頭同時也在牀沿上一敲一敲的：『小姑娘啼哭坐土台，點點珠淚洒下來，自幼兒未出閨閣外——是這樣唱，對不對？』

小姑娘眼睛動了動，看見牆上掛了一把胡琴！『又打鑼鼓，又拉那個，』說着就指了一指。

『又打鑼鼓，又拉胡琴，對，對！這就是皮黃，皮黃就是京戲。』他的手輕輕地拍着，口裏還不住的：『對，對……』就在這時候，院裏起了腳步聲。小福就提高聲音問：『回來囉？』

從院子裏走進幾個人來。小福也急忙地跳下地，牽着小姑娘走到中間屋裏。那兒站着一個三十五六的中年胖婦人，她一見到小姑娘就狠狠地盯了幾眼。『就是這件貨嗎？』她的眼光移到小福臉上，他臉上笑了笑，嘴巴微微地動了動，于是她就將小姑娘一把拉到面前，睜大了眼睛，從頭髮到腳尖的細細看視她。

白小福臉上浮着無止的笑影，心裏喜酸酸地怪得意，于是就搖着身子用戲腔哼起來：『啊，娘子，看小生眼力如何？』

『呸！』她望了他一眼，就一隻手托着小姑娘的腰，另一隻手用着全力護他的上肢向前後左右盡力彎曲。這動作對小姑娘是很吃力的，她的臉變得紅一塊白一塊，眼淚在眼眶裏不能忍耐的轉動着，直到胖女人把她一推，說了一聲『還對付，』她才略然好了一點。當她在

幾個跟蹤以後站穩了時，粗長的睫毛上已經嵌上幾顆半圓的發亮淚珠了。

胖女人也感到累和熱，從香几上抓起一把扇子不停的揮着。『多少呀？』

『對啦，』小福的鼻子眉毛笑得堆在一起，他結結巴巴地說：『你拿三百五十塊錢來，我給李五爺還過去。』

『你瘋了！三百！』她直搖着扇子，那蒲扇葉拍——拍——地像打着她的胸膛。

他一見胖女人生氣，就向前走了幾步，把頭擱到她肩上，陪着笑臉，低聲地說：『真值呀，真值！』他抬起頭來，對靠着方桌站的兩個男孩子問：『龐良，龐雄，你們說值三百五不？』

胖婦人急了；『你瘋了，你問他們！』她止住了小福的話以後，想了一想才又把剛才的話頭接起來：『真值也沒錢——有錢也不要你送，哼，真是！』

小福知道她的怒氣已經告了一個段落，裝出的笑臉也就放開了，『雖然貴一點，可還是太過得去。』

『別誇了，就有出息，將來還有三災四難的，現在，世道變了，又有甚麼戀愛——』她的執心並不在真在小姑娘底病痛和別的不幸底禍災上，使她最執心的就是怕跟甚麼知心客人

跑掉了，『名字有了沒有？』

『自然是麗字罷啦，叫白麗——』他的左手平攤出來，右手的中指就在上邊劃來劃去的，『你看怎麼樣，叫白麗英，英雄良將的英。』

胖女人點點頭：『英，還嚮亮，就叫白麗英。』

麗英這時候才得到機會看清了屋子裏別的兩個人比她大不了許多，都規規矩矩地倚着棹子站着，棹子上放着一個衣包，一個大圓帽盒。她祇敢偷偷地打量了他們一會，馬上就把眼光收回來望着地下。

『麗英！』胖女人休息過來，把手裏的蒲扇向中間桌上一擱，把兩個男孩子嚇了一跳。

隨着那隻粗胖的，招動着的大手，麗英就被她吸過來了。『你姓甚麼？』

『姓……』她瞭了瞭那有着安放在青色浮重框子裏的大黃眼睛的女人才繼續攪抖地說出了一個『白』字。

『名字呢？』

『白麗英，』這三個字低得很，好像祇說給對方一個人聽的。

『爸爸姓甚麼？』小福在旁邊岔嘴問，但是還不等到麗英說『不曉得』，就自己說了：

『爸爸叫小福，媽媽叫小桃紅，都是唱戲的。』

小桃紅瞪了小福一眼，嫌他話不清楚又沒有力量，就又把牠拉過來：『爸爸叫小福，媽媽叫小桃紅，都是梨園行，⊙北京人。有一個姐姐，兩個哥哥。記住！』她不放心，又教麗英照自己的話重述一次，然後才：『記住！不管誰問你，都這樣說。記不住！——小心，壁頭上的！』

在觀音大士的旁邊，灰白的牆上釘着一顆大頭土鐵釘，那兒掛着一條破舊的獎褐色的鞭子。

『認得！』小桃紅的眼睛和手指都指在那像一條掛着的死蛇般的東西上。

麗英的聲音依然是那麼低，那麼顫抖：『鞭子……』

『認得就好了。——我問你！』她的手用力捏了麗英一把，『疼不疼？』

麗英的汗突然向皮膚外滲透出來，眼淚汪汪地應了一聲。

『知道就好！』她又抓起扇子來，拍拍地一下一下打着胸膛。『麗雄，打盆水來！』

麗雄打了一盆水來，放在方棹上。小桃紅就脫去拷紗衣服，赤着上身揩了汗。這時那名

○梨園行即伶界

叫麗良的男孩子早就從裏間給拿出了別一件衣服，讓她穿上。這時候，她清爽了許多，吩咐三個孩子許多事情。麗英要作家裏的事情，還要跟着兩個哥哥練功夫。

太陽光收去了一半，天氣比剛才涼爽了一些。麗雄打中間堂屋裏把用過的臉水捧到院子裏，一隻手端着盆，一隻手把水向地下潑洒。隨着潑下去的水，騰起成團的煙塵。

麗雄和麗英站在微微冒着水氣的土地上。麗雄從屋子裏拿來一根寬大的白布帶，緊緊地綁在麗英的腰上。

『緊嗎？』他問。

『不。』她還不覺有甚麼大痛苦，就苦笑一下說。

『她還在那裏，』麗雄的嘴向北廊下嚟嚟。

先前那個老太婆還在那裏。麗英就問『她是誰？』

『是爸爸的媽，』回答是短短的。他走過去把那小椅子搬過來，又把自己的一隻腿平放到椅背上。『瞧着，你來試試。』

麗英的腿不能順利放上去，麗雄搬着她的腿才勉強放上去。她覺得又酸又麻。

『痛？』他抱着她的腰，讓她向後坐。

『唔。』她苦笑，她全身的力量都跑到站着的那條腿上了。

『受得了？』他放鬆她，又抱緊她。

『唔。』她又苦笑了一次，汗在無阻止的透出來。

『這叫號腿。○』

『唔，號腿。』她向魔雄重說了一次，表示她完全明白了。這時她直立在地上的，一隻腿上的肌肉一片一片地在打麼哆嗦。但是她咬着牙齒不說。

『下來吧。』

這一聲使她很高興，高擱着的脚一滑就下來了。但是又立刻覺得那樣站着不舒服，就仍用一隻腿站着，讓另一隻前後的吊着搖甩。

『好了罷？』魔雄料到她的苦處，就問。

『唔。』

『那隻號上去。』魔雄把脚向空中一踢，脚尖頂着自己的頭頂，『過幾天，得這樣才成

○「號腿」即練腿部功夫。

成。』

汗浸透麗英的花布短衣褲，除了那一根厚厚的白腰帶，全身都濕透了。可是麗雄還在喊：

『再下去一點！』『再下去一點！』

第二步動作叫「下腰」，麗英覺得這比「號腿」要省力些。她把兩手向上伸直，握成一個雙拳頭，直着腿向下彎腰，讓拳頭碰到地。碰着地她並不覺得很難，可是要長久的抵着地面却是不容易的。她全身的血液都流到低下的頭和頸裏，紅着頸子直喘氣。麗雄的話像石頭打到水裏所發的聲音一般灌進她的耳朵，可是她勉強地再忍耐一下子。

她最後一次站直身子時，天邊已變成紫烏色，有時嘩嘩地刮過一陣沁骨底風，從牆外伸進的槐蔭就洒下一些葉子來，汗冰着她，她微微地發抖。

屋裏的胡琴格——格地響了幾下，接着麗良就隨着胡琴唱了起來。

『回屋去吧，要吃晚飯了。』

『碗還沒響囉。』

『囉？你的口音跟我們的不同。』

『你們的話跟我的不同。』麗英也說。